

小山说

刘礼达

大福在镇上开了家卤水店。村里人发现,自从他到镇上去以后,人变得精打细算小气多了。比方说,别人求他帮忙办点事,他开口便问:“有没有红包,给多少工钱?”人家一听,对他难免失望。再有,别人向他借钱,他要求给利息才借。人们都说,大福掉钱眼里去了。

有一年春节,大福的儿子亮子从城里回到老家,准备去拜访外婆。他小时候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和外婆很亲。他想从自家小店里拿个卤猪耳

朵给外婆吃,外婆很喜欢吃的。

“亮子,你这是干吗呢?”大福看见亮子拿刀准备剁猪耳朵,有些不悦道。

“我想去看望外婆。”

“这猪耳朵有人订下了。”

亮子手里的刀停住了,他知道父亲一定是在撒谎。他有点气,怎么说外婆也是父亲的丈母娘啊,他怎么可以这么吝啬呢?他真看不下去了,想和父亲争辩几句,动了动嘴,但想想还是算了。他走出小店,来到邻居狗子家。

“老板,我买猪耳朵。”狗子走进店里,手里扬着一张50元钱对大福道。

大福脸露喜色,三下五除二,利索地剁好猪耳朵,装进保鲜袋。“狗子,你的猪耳朵,拿好啊。”

狗子把钱给他,大福找回20元钱。狗子却摆手,说:“亮子说不用找了,是他跟您买的。”

大福呆呆站着,他看见亮子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了。他忽然有一种浑身不自在的感觉。

## 姐姐的婚事

姐大学毕业后,整整在乡初中工作了7年,在父母求爷爷告奶奶托人花钱的不懈努力下,总算调到了家门口的县中教书。解决了姐的调动问题之后,想到快30岁的姐还是孤家寡人,母亲既心疼又心急,这不,又为姐的婚事忙开了。

原来,姐在乡初中和一个男同事相恋,姐挺喜欢人家的,长得帅也能干,人又有孝心,十几年如一日地侍侍瘫痪在床的老娘亲。可母亲听说后,坚决反对,说嫁给那样家庭背景的男人,既没有前途又受拖累,一辈子生活在乡下没有幸福。在母亲要死要活的闹腾了两次后,姐打了退堂鼓,忍痛割爱了。

母亲想给姐找个单位经济效益好的对象,而姐却坚决要找个志同道合的。母亲没有反对姐的观点,但有个前提——此人必须有丰厚的收入。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经常出入隔一条街的八姨家。八姨爱做媒。这些年,经八姨介绍的年轻人,少说也有一个“连”。姐长得漂亮,有大学学历,现又在县中工作,八姨向母亲夸口,这样好的条件一定给姐找个金龟婿。

八姨不愧是个做媒高手,十几天便给姐介绍了三、四个。遗憾的是,八姨所有的辛劳都在姐和别人相处几天的时间内付之东流。再以后,八姨又给姐介绍了五、六个。结果,还是没有结果。气得母亲哭鼻

子掉眼泪,怒骂姐眼界高,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眼角的皱纹,还以为是18岁妙龄少女云云。姐回应,没有合适的宁愿终身不嫁,就一辈子做女光棍。气得母亲发誓再也不过问姐的婚事了。

清静了半年后,母亲发现姐突然忙碌起来,经常很晚才回家,尤其是在周末晚上过了11点还不见人影,打她的手机才回话说马上就回来。见此情景,母亲悄悄问父亲,你看女儿最近是不是有点怪?父亲笑着说,什么怪,女儿肯定恋爱了。女儿不会遇到坏人吧,母亲又着急起来了。

第二天,母亲就打听清楚了,姐确实遇到了“坏人”,与她恋爱的这个“坏人”是县中新上任不久的校长。这个新校长原来是邻县教育局的副局长,姓曹,长得一表人才,年轻有为,才38岁,可惜前年妻子因车祸不幸身亡了。

母亲拿不准,姐与这个“官”恋爱到底是福还是祸。父亲却很开通,说女儿的终身大事还是让她自己做主吧,我们不要再干预了。

3个月后,姐和父母说要结婚了,举办完婚礼后,她要调回原先呆的乡初中去工作。父母忙问这是怎么回事。姐说,老曹年轻气盛,在到任不长的时间内烧了三把火。第一把火就烧向了原来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吴庸,他从吴庸手上接管了学校的人

事和财务大权,让吴庸分管无足轻重的日常行政事务、工青妇和安全生产工作,让另一名副校长刘清泉分管教育和教学业务。老曹烧的第二把火是引入竞争机制,大幅度调整了中层干部岗位。第三把火是全面推行教学改革,实行工作目标考核制和末位淘汰制。这三把火一烧,激怒了副校长吴庸和一批被调整岗位的中层干部和部分教师。

老曹是外来户,吴庸后面又有人支持,因此校领导班子内部形成了僵持的局面,老曹的很多改革措施便不能得到顺利贯彻,这样一来,县中流言四起,人心浮动,各种矛盾日益加剧。针对老曹和吴庸的告状信也雪片般飞向了政府大院,引起了领导的高度重视。最近,县委作出了重大人事变动,老曹和吴庸同时调离县中,老曹到乡初中任校长,而吴庸则调到教育局任办公室副主任。

姐说,老曹受了不公正的打压,他是真正想干事业的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要给他最大的支持。所以她要老曹结婚,并一起回乡初中工作。

父亲说:做父母的坚决支持你。母亲却长叹了一口气说:女儿啊,好不容易把你从乡初中调出来,又要回到那去?

姐决绝地说:只要能和他在一起,到哪里我都不怕。请你们原谅女儿!母女俩抱头大哭。

诗人说

曹启正

## 回家的路

每到过年  
坐车的事情都上演了一场纠结  
早些年  
坐绿皮火车  
二十多个小时的颠簸  
总让我轻易臣服  
母亲会早早地站在村口  
迎接我的疲惫  
泪花溢满地的眼眶  
喃喃地对我说  
你瘦了

现在  
我乘坐高铁  
只需几个小时的车程  
我却觉得故乡远在天边  
母亲已变得步履蹒跚  
泪花依旧溢满地的眼眶  
喃喃地对我说  
你胖了

在胖瘦之间  
我躲不过中年的劫  
应酬 熬夜 久坐电脑前……  
母亲啊  
其实  
我多想瘦回以前  
多想看到当年村口  
迈着矫健步伐的自己

以前回家过年  
我的行囊里总少不了糖果  
您总是把我在异乡捡拾的甘甜  
津津有味地咀嚼

如今  
年关来临  
站在花花绿绿的年货大街前  
在糖与甜的选择上  
我已变得手足无措  
我要再三掂量  
血压、血糖、血脂  
与您的瓜葛

站在异乡的街口  
在寒风逼近的年节里  
我的眼眶里溢满了泪花  
面对熟悉的城市  
我还是虚构了一脸的幸福

温暖人生

章睿齐

